

英语法律文本中主要情态动词的作用及其翻译

李克兴 香港理工大学

摘要: 在英文法律文本写作中, 能否准确、娴熟地使用情态动词, 通常反映文书的起草人或译者的法律语言水准。本文对各类不同法律文本中最常使用的三个情态动词—“shall”、“must”和“may”在文本中的功用和译法作了系统探索。在这三个情态动词中, “shall”最常使用, 功能最强大, 但其用法和译法也最富有争议性, 因此它是本文讨论的重点。作者通过援引大量的权威双语法律文本中的例证, 指出哪些情态动词在文本中属于误用或滥用, 淘汰了若干错误或不确切的译法, 并对其合理的用法和译法作了充分论证, 为法律文本的作者和译者提供一些作业指引。

关键词: 情态动词; 必须; 应当; 可以; 须; 应; 可; 律师痞子语言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873X(2007)06-0054-07

一、引言

英文中的主要情态动词虽然有“can/could”、“may/might”、“must”、“have to”、“shall”、“should”、“will”、“would”、“ought”、“dare”、“need”等十一个, 但在法律英语中, 主要情态动词或使用频率最高的情态动词依次是“shall”、“may”、“must”和“should”。就翻译而言最困难的是“shall”。牛津大学的福勒(Fowler)早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就在他的《现代英语惯用法》中论述到: “shall”跟第一人称连用纯粹是将来式的助动词, 而用“will”则带有感情色彩; 如果“shall”与第二和第三人称一起使用, 效果正好相反: 可以表示说话者的意图、允诺、告诫、警告、命令、决心等等(Fowler, 1965: 713)。如今, 无论在口语中还是在书面语中, “shall”用得越来越少了。伦敦大学格林鲍姆(Sidney Greenbaum)教授用其语料库中的资料表明: 在英国南部, “shall”与“will”的使用频率比例在口语中为1:8, 在书面语中为1:10(Fung & Watson-Brown, 1994: 28)。总的趋势是“shall”在当今英联邦国家普通英语中越来越少使用, 在本来就很少使用“shall”的美国更是如此。

但是, “shall”在法律英语中的重要性不可忽视。它是构成独特的英文法律文体的一个最主要的辞汇。当“shall”作为情态动词主要与第三人称(有时与第二人称)一起使用时, 它表示命令、义务、职责、权利、特权和许诺等。这一点是法律界人士所共知的, 也是英语语法学家所公认的。很多专家认为, 在法律英语中“shall”的作用相当于“must”、“have to”、“be to (do)”、“be required to”(Fung & Watson-Brown, 1994: 27)。但在将其翻译成中文时, 翻译界仍然众说纷纭, 至今尚未有定译, 也无较系统的论述,^①不但是翻译系、英语系的学生, 连从事法律翻译的专业人员甚至专家, 也

觉得该词难译, 时常落笔踌躇、莫衷一“词”。本文根据笔者多年的实践经验、参阅已有定译的各种法律文献, 主要以较权威的双语法律条文、中国几部最重要法律及其英译本, 以及“shall”使用最多的典型合同条款为例, 分析和归纳该词在各种情况下的不同译法, 并对其中可以遵循的翻译规律试加阐述。“Should”虽然在法律英语中经常使用, 但主要局限在各种合约(尤其是销售合约)条款的条件句中, 其作用相当于“If”, 但表达的是一种虚拟状态的条件, 一般可译成“假如”、“倘若”或“如果”。既然它在翻译上没有太大争议, 因此就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

二、法律英语中“Shall”的各种译法

现有英语法律和合同条文的主句成分中的“shall”, 在汉语中有很多种译法。通常被译成“须”、“应”, 有时被译成“应当”, 也有时译成“要”、“将”、“可”, 还有被译成“必须”, 甚至被完全忽略不译的。试看以下各例:

例1. The Chief justice of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and the Chief Judge of the High Cour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shall be Chinese citizens who are permanent residents of the Region. In addition to the procedure prescribed in Articles 88 and 89 of this Law, the appointment and removal of judges of the Cour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shall be made by the Chief Executive with the endorsement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of the Region and reported to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for the record. (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和高等法院的首席法官, 应由在外国无居留权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居民担任。除本法第八十八条和第八十九条规定的程式外, 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和高等

法院首席法官的任命和免职，还须由行政长官征得立法会同意，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例2. 选出或者罢免人民检察长，须报上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该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The election or recall of chief procurators of people's procuratorates **shall** be reported to the chief procurators of the people's procuratorates at the next higher level for submission to the standing committees of the people's congresses at the corresponding level for approval.) *)

例3. Shipment: The Date of the Bill of Lading **shall** be accepted as a conclusive evidence of the date of shipment. (付运: 提货单的日期须被承认为付运日期的确实证据。)(薛华业编, 1989:12)

例4. 教唆他人犯罪的，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教唆不满十八岁的人犯罪的，应当从重处罚。(One who instigates others to commit a crime **shall** be punished according to the role he plays in the joint crime. One who instigates a person under the age of eighteen to commit a crime **shall** be given a heavier punishment.) *)

例5. If the Buyers fail to notify and/or forward full details within the period specified above, the Buyers **shall** be deemed to have waived their right to assert any claim. (如果买方未能在上述规定的期间内通知和(或)寄出完整的细节，那么买方将被认为放弃提出任何索赔的权利。)(薛华业编, 1989:12 - 13)

例6. In the event the Buyers'such appointment does not arrive in time, the Sellers'system of inspection **shall** be final and binding upon the parties concerned. (万一买方这种委托未能及时到达，卖方的检查制度将是决定性的并对有关各方有约束力。)(薛华业编, 1989: 14)

例7. Quantity, unless otherwise arranged, **shall** be subject to a variation of 5% plus or minus at Sellers'option. (量: 除非另作安排，量可由卖方选择作加或减5%的变动。)(薛华业编, 1989: 11)

例8. …Such compensation **shall** correspond to the real value of the property concerned and **shall** be freely convertible and paid without undue delay. (……征用财产的补偿应相当于该财产当时的实际价值，可自由兑换，不得无故迟延支付。)(宋雷编, 1979:39)

例9. The Purchaser **shall**, upon receipt of Corporation's respective invoices therefor, pay to Corporation all amounts which become due by the Purchaser to Corporation hereunder, including without limitation an amount equal to the taxes and duties. (收到公司的各种发票后，买方必须立刻付给公司业已到期应付的所有款项，包括各种税收费用在内，不得有例外。)(薛华业编, 1989: 60)

例10. The contractor **shall** be entitled to use for the

purpose of the works such supplies of electricity and water as may be available therefor on the site and **shall** pay the purchaser for such sums as may be reasonable in the circumstances, and **shall** at his own expense provide any apparatus necessary for such use. (承包商有权利用工地上原有的供电供水进行施工，但须向业主交纳合理的水电费，并要自己承担费用去安装供电供水所需仪表。)(孙喜民, 1995:57 - 58)

例11. The Board **shall** have such jurisdiction and powers as are conferred on it by this or any other Ordinance. (仲裁处具备本条例或任何其他条例授予仲裁处的司法管辖权及权力。)*

例12 All Hong Kong residents **shall** be equal before the law. (香港居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综上所述：“shall”的译法显然五花八门，至少有八种之多：例1将“shall”译成“应”和“须”，例2、例3译成“须”(或“须”被译成“shall”)；例4将“shall”译成“应当”；例5、例6译成“将”；例7、例8译成“可”和“应”；例9则译成“必须”；在例10中，其中一处不译、另一处译成“须”，后一处译成“要”；而最后两例，即例11、例12，不译，即在汉语文本里找不到对应的译文。

“Shall”一词的译法如此多样，或许这是由于中文同义词、近义词丰富的缘故。在文学翻译中，也许这正是译坛高手发挥其高超的语言技巧、展示其灵活译法的一个机会。为增加译文的可读性，不少有经验的译者在翻译同一辞汇时会不断花样翻新，选用各种同义或近义词。的确，在文学或普通人文学科领域，这种做法不但无伤大雅，而且会增强译文的可读性，使文章显得不那么刻板、单调。但在法律文书写作和翻译中有一个需要保持法律辞汇用词(包括其译文)一致性和概念同一性的原则问题(李克兴, 1997: 176 - 222)。法律文章翻译中缺乏一致性和同一性无疑会使法律概念混淆，使读者不必要地去揣测不同词语的差别，从而影响法律条文的精确度及其可操作性。因此，对法律文章中反复出现的法律用词，应尽可能避免用同义词、近义词去表达。用词单调，句式刻板，正是法律文书的风格特点之一。

毫无疑问，“shall”是重复率极高的法律用词。与它对应的中文译本应该越少越好。那么，它最恰当的译文应该是什么？在此，我们采用对比法和淘汰筛选法，逐一排除不妥或欠妥的译法，从而为“shall”确定最恰当的少数几种“译法”。

三、“Shall”与“Must”的用法和译法对比

首先，我们将“shall”与“must”的用法和译法作些对比。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出在法律篇章中两者在语义及语用上的差别。

根据中文对有关强制词的定义，法律界权威译文的用词规律以及学术界用词习惯，可以这样界定：在上

述“应”、“须”、“应当”、“将”、“可”、“要”以及“必须”这一系列“shall”的对应词中，“必须”语气最强，强制性最高；“须”可以看成是“必须”的省略形式，强制性次之；“应”强制性更次之，可以看成是“应当”的省略体；“可”几乎已失去强制性，表示一种许可或选择权利；“将”主要用作将来时态的辅助词，只有时间概念上的含义，没有任何强制意味，“要”则是比较口语化的一种强制表达方式。而法律英语中的“shall”，如上所述，当作为情态动词与第三及第二人称一起使用时，它表示命令、义务、职责、权利、特权和许诺等。毫无疑问，从理论上讲，当“shall”用作表示命令、义务和职责时，把它翻译成“必须”，在语义上并没有错。但在法律草拟专家和该领域的翻译专家的实践中，尤其是在权威性法律文献的翻译实践中，以“must”而不是“shall”对应“必须”的惯例似乎早已确立：

例 13. The Chief Executive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must** be a person of integrity, dedicated to his/her duties.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必须**廉洁奉公、尽忠职守。)^②

例 14. Public servants serving in all government departments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must** be permanent residents of the Region...Public servants **must** be dedicated to their duties and be responsible to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各部门任职的公务人员**必须**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公务人员**必须**尽忠职守，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负责。)^③

以上两则译文援引自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基本法》。在对《基本法》的中、英文两个版本常用词的比较统计中，在中文版本中我们发现带有“必须”的句子只有9个，英文版中除了两个例外（其中一句是用“shall be required”这种双重强调的句型结构来处理的）^④，其余7句都是用“must”句型来表达的。“shall”在该法律中使用了几百次，除了“shall be required”这一双重强调句式外，都没有翻译成“必须”。所以，这一权威性双语法律条文（或译文）在处理“shall”一词时的选词取向是很清楚的：凡中文版条文用“必须”之处，英文版不用“shall”来表达，而基本上是用“must”；反之，在《基本法》英文版中出现的“shall”，在中文条文中不用“必须”，而是分别用“应”或“须”及其他形式来表达。

倘若我们对比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法规的原文本与翻译文本，这种让“应当”对应“shall”以及让“必须”对应“must”的选词取向则更加明显：

例 15. “任何单位或个人实施他人专利的，除本法第十四条规定的以外，都**必须**与专利权人订立书面实施许可合同，向专利权人支付专利使用费。……专利权的所有单位或者持有单位**应当**对职务发明创造的发明人或者设计人给予奖励。”(Except as provided for in Article 14 of this law, any entity or individual exploiting

the patent of another **must** conclude a written licensing contract with the patentee and pay the patentee a fee for the exploitation of its or his patent....The entity owning or holding the patent right on a job-related invention-creation **shall** reward the inventor or designer.)^⑤

这项法律规定与常理是完全吻合的：任何人利用他人发明的专利，**必须**与专利权人订合同，并有所付出。否则，这就是侵权。但专利权持有单位是否一定要给予专利的职务发明人任何个人奖励，则不必用**必须**去强制。倘若该发明人领的是单位的工资，住的是单位的房子，用的是单位的设备，而且又是利用正常上班时间搞的创造发明，有关单位未必一定要给予奖励。但作为国家鼓励创造发明的政策，单位**应当**给予有关个人适当奖励，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提高个人从事创造发明的积极性。所以，例 15 原文用“必须”和“应当”，合情合理。译文则用“must”对“必须”，“shall”对“应当”，更无可非议。翻译中选词如此具有区别性，体现了法律翻译的严谨和准确性。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被国内翻译权威和法律专家反复重译达十次之多、代表中国法律翻译最高水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英文版。英文版的《宪法》条文句子中所用的情态动词、一般动词时态和选词标准是很有规律可循的。在情态动词方面，凡中文条文中“必须”之处，英文译文基本上都用“must”来表述。中文版中共用了18个“必须”，英文版中总用了17个基本对等的“must”。例如：

例 16. ……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国家机关的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 No law or administrative or local rules and regulations shall contravene the constitution. All state organs, the armed forces, all political parties and public organizations and all enterprises and undertakings **must** abide by the Constitution and the law. All acts in viol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and the law **must** be investigated.)^⑥

例 17.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保守国家机密，爱护公共财产，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Citize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ust** abide by the Constitution and the law, keep state secrets, protect public property and observe labour discipline and public order and respect social ethics.)^⑦

虽然我们可以在其他一些法律条文的中译本中找到“shall”或“may”被译成“必须”的例证，但那种译法毕竟比较偶然，而且文本的权威性也比较低。可以这样说，在所有双语版本的法律中，尤其是有汉英对照的文本中，《基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恐怕是最具权威性的，其原文本和英译本中的用词选字自然也是经过最仔细推敲的。因此，这两个法律文本的选词标准及其译本中的选词取向和翻译规矩，对

翻译工作者、语言文字工作者及法律界人士都应有指导意义。在例15中，“必须”和“应当”应该如何英译，汉英法律专家的选词取向，更是一目了然。所以，笔者建议：法律英文中的“shall”不应译成“必须”，而应把“必须”的任务留给“must”去完成。

那么，法律英语中的“shall”的最恰当的译法应该是什么呢？

四、“将”、“要”、“可”都不是“Shall”的最佳对应译文

我们接着要排除的是“可”、“将”和“要”等几种译法。

将法律条文中的“shall”译成“将”，笔者认为是一种误译。法律英语中的“shall”，在条件句中虽然含有将来时态的意味，但倘若其主语是第三人称（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为第二人称，如合约由乙方起草，乙方称甲方为“你”或“贵方”），即并非“我”、“我们”，那么，将其译为“将”，一定是译者忘掉或不了解“shall”在此类文本中的使命：它表示的是命令、义务、职责、权利、特权和许诺，而并非只是一种时态。所以，“shall”在法律条文中，尤其当主语是第三人称时，不能译成“将”。

“要”在中文里虽然也有强制的含义，可以行使表达命令、职责、权利、特权和许诺的任务，但是，“要”毕竟是一个非常口语化的词，在正式、严肃甚至庄严的法律条文里，笔者认为它不宜登大雅之堂。而且事实上，在以往任何中文法律文件的表述中——无论是在国家一级的法例中，还是在地方一级的法规里，都很少发现用“要”来表示条款的强制性。在权威性的英汉法律翻译文献中，几乎没有译者会用“要”来表达“shall”的概念。所以，我们也将其排斥在外。

虽然，在法律条文的英译汉文本中，“shall”被译成“可”似乎还不是个别现象，甚至在一些重大的双语法律条文中也不例外。例如，在《基本法》中，曾有若干处把“shall”译成“可”，或把“可”译成“shall”。如：

例18 ...They **shall** have the freedom to travel and freedom of entry and exit. Unless restrained by law, Hong Kong residents who hold valid travel documents **shall** be free to leave the Region without special authorization. (……香港居民有旅行和出入境的自由。有效旅行证件的持有人，除非受到法律制止，可自由离开香港特别行政区，无需特别批准。)^⑥

例19 Up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the laws previously in force in Hong Kong **shall** be adopted as laws of the Region except for those which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declares to be in contravention of this Law, they **shall** be amended or cease to have forc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cedure as prescribed by

this Law. (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时，香港原有法律除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宣布为同本法抵触者外，采用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如以后发现有的法律与本法抵触，可依照本法规定的程式修改或停止生效。)^⑥

可以这样认为：例18的中文版没有任何问题，但英文文本中划线的“shall”是法律文书中对“shall”的滥用。倘若不用“shall”，改用一般现在式时态，即把句子改为“*They have the freedom to travel and freedom of entry and exit.*”以及“*Hong Kong residents who hold valid travel documents are free to leave the Region...*”是更简洁的英文，也是更标准的宪法文体句式。我们可以根据语感发现，该条法律的中文版的内容，并不是强制性的规定；如果在“自由离开香港”之前加上“须”或“应”便会使句子本身产生逻辑矛盾，就会剥夺“自由”的自由，使“自由离开香港”成为无稽之谈。再说，根据英语语法专家检验法律英语中“shall”用法是否恰当的有关方法（即用“must”、“have to”等强制词来取代“shall”，以确定该词是否用得妥当），例18英文文本中的两个“shall”均属滥用。

在英文法律条文中出现这种滥用“shall”现象，主要原因是法律界和商界的法律条文撰写人时常受行内的“legalese”、“lawyerism”（律师痞子语言）英语的影响：很多人习惯于在法律和合同条文中的主要动词前（甚至在分句或条件状语句的主要动词前）不问青红皂白添上一个“shall”，本来应该用一般现在式、简单将来式、现在完成式或情态动词“may”来表达的地方，也一概用“shall”取而代之，以为因此文章就更具“专业”水准和“法律效力”，故“shall”被滥用的情形屡见不鲜，甚至在一些权威性的法律条文中也不例外。对此，翻译人员需要小心甄别，不要将错就错，不要滥译，必要的情况下甚至要在译文中予以纠正。如果“shall”不是明显被用来表示命令和义务的，我们不必将其译成“须”、“应”和“应当”，而应该根据译者对上下文的把握程度，用适当的词语译出。而在撰写英文法律条文时，要慎重使用情态动词。只有表示明显的强制意思，可以用“must”取代的地方（但强制程度或语气并非十分强硬），才用“shall”。

例19虽然援引自权威性法律文本，但其中的“可”实际上也用得不够准确，因为根据上下文，与《基本法》抵触的现有法律不是“可”改或“可”不改的，或可停止生效或可继续延用的，而是非改不可或必须停止生效的。所以，在该句中恰当的用词应该是“应”或“须”。英文版的译者把握住了语感和该法律条文的真髓，将误用的“可”译成“shall”，这是对的。

总而言之，“可”在中文里不具强制性，它是一个许可词，表示一种可由当事人做出的选择权利。虽然“shall”在法律英文中有许诺的意思，但是从大量的法律条文的用词习惯上看，“shall”的主要任务是强制某人做某事；况且，许诺并不等于许可。因此，笔者建议将“可”或“可以”的任务留给法律英语中另一个

常用情态动词“may”或其他词语或语言形式去完成，让“可”在一般情况下成为“may”的对应词。在这方面，《基本法》的翻译基本上还是有规律可循的。在英文版《基本法》的160条条文中，“may”总共出现了75次，除了约十处采用不译或其他较为特殊的翻译方法外，其余的62处是用“可”来翻译的。

至此，不言而喻，在中文译本中，与“shall”对应的合理译文，剩下的只有“须”、“应”、“应当”和不译（即无对应的中文翻译）。

在除《基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外的几种主要的中文法律条文里，“应当”是一个用得相当普遍的较为正式的强制词。例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法规汇编》中，“应当”是一个使用频率最高的强制词。除了下文要展开讨论的“不译”情况外，其对应的英文译文基本上就是“shall”：

例20. 申请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的，**应当**提交请求书、说明书及其摘要和权力要求书等文件。(When a patent application is filed for an invention or utility model, relevant documents **shall** be submitted, including a written request, a specification and an abstract thereof, and a patent claim.)^⑥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同在中文法律条文中，强制词的使用有很大差别。香港500多部法例的中文文本，尤其是《基本法》，基本上不用“应当”，最主要的强制词是“须”和“应”。而在中国内地的法律条文中，虽然“须”、“应”、“应当”都是常用的强制词，但使用频率最高的还是“应当”。这主要是因为“应当”的正式程度高于“须”、“应”。国家一级的中国法律草拟专家似乎已达成一种默契：可用“须”、“应”的地方目前几乎都用“应当”取而代之；可用“可”的地方，一般都用“可以”。省略词、缩略词在国家一级的法律、法规或命令中极少使用。除此之外，一般行文中可用“或”的地方，在这类法律篇章中也坚持使用“或者”。不过，语言中选词遣句去繁就简的趋势势不可挡。尽管内地的法律条文中用词较为正式，但在由一般从事律师行业的人士草拟的普通合约条款中或在权威性或正式程度较低的地方性法规、规章中，“应当”、“可以”仍被简化，“应”、“须”、“可”仍然用得最为频繁。在香港更是如此。除了“不译”之外，“须”和“应”仍然是“shall”的最普通、最标准的对译。

五、“Shall”在中文文本中不译

“Shall”不译的情况主要有两种：

1. 在具有较长时效的一般性法律条文中（如本文选例最多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基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即对较为笼统的广大民众实施的法律，而不是在时效性很强、实施范围狭窄的指令、通令和命令中。因为立法者或统治者总希望他们制定的主要法规是金科玉律，千古不变。而已经付诸实施的法律总是“在对民众说话”的，要求其实施对象过去遵守、现在遵守、将来也遵守。所以法律条文的表达

形式跟真理、自然法则、定律的语言表现形式一样，主句动词时态通常都采用一般现在式。此外，正因为其为法律，所以其本身就有“律人”的作用，即使条文中没有出现“须”、“必须”、“应”、“应当”等带有强制意味的助动词，它仍然对其对象有制约作用。如果将《基本法》的中英版加以对照，我们会发现英文版中的160条条文中使用了200多个“shall”，但在中文版只能找到26个对应的“须”或“应”和一个误用的“可”。这就是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shall”如同英语中某些情态动词或助动词一样，并不一定需要译成与之对应的中文词。以下略举数例：

例21. All Hong Kong residents **shall** be equal before the law. (香港居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⑦

例22. The homes and other premises of Hong Kong residents **shall** be inviolable. Arbitrary or unlawful search of, or intrusion into, a resident's home or other premises **shall** be prohibited. (香港居民的住宅和其他房屋不受侵犯。禁止任意或非法搜查、侵入居民的住宅和其他房屋。)^⑧

2. 在法律和普通合约条文中，当“shall”之后所跟的动词本身就能表达权利、义务或责任以及主句的基本结构为“shall + be + predicative (表语)”时（例21、例22已是很好的例证），“shall”通常也是不译的：

例23. The Board **shall have** such jurisdiction and powers as are conferred on it by this or any other Ordinance. (仲裁处**具备**本条例或任何其他条例授予仲裁处的司法管辖权及权力。)^⑨

例24. If the Buyers fail to provide such letter of credit in the Sellers' favour as prescribed above, the Sellers **shall have the option** of reselling the contracted goods for the account of the Buyers or delaying any shipment and/or cancelling any orders at any time on the Buyers' account and risk. (如果买方未能向卖方提供如上规定的这种信用证，卖方**有权选择**把合约规定的买方账上的货物转售或随时推迟付运和（或）撤销任何订单，损失和风险由买方承担。)(薛华业编，1989:14)

例25. The Landlord **shall not be** in any way responsible to the Tenant for any damage caused to the said premises or the contents thereof arising as a result of the negligence of any other tenant of the said building. (由于该大厦其他任何住户的过失而产生的对该楼宇或其里面的东西的任何损坏，业主对租户**不负任何责任**。)(薛华业编，1989:85)

例26. Provided that should the Purchaser or his nominee have entered into possession of the premises hereby agreed to be sold, the Purchaser shall thereupon be deemed to have accepted the title of the Vendor and **shall not be entitled** to raise any requisition or objection in respect of any of the matters aforesaid. (倘若买主或其指定人已占有凭本合约出售的楼宇，买主将被认为已接受卖主的所有权，并**无权**在上述任何问题方面提出任何要求或反

对。)(薛华业编, 1989:60)

例27. The cost of and incidental to the preparation and registration of this Agreement shall be borne and paid by the Vender and the Purchaser jointly. In addition to this the Purchaser shall bear and pay all the cost of Messrs.& Co. Solicitors for services in connection with the sale and purchase of the said premises... (本合约草拟和登记的费用和所伴随的费用由卖主和买主共同负责支付[或: 卖主和买主共同支付……费用]。除此之外, 买主还须负责支付某某律师行与所述楼宇买卖有关的服务费……)(薛华业编, 1989: 61—62)

仔细对照以上中英文本, 我们不难归纳出: 在法律及合约条文中, 如主句含 have the right /power / jurisdiction /obligation of, be/hold responsible for (bear/ take responsibility/ cost for), be obliged/ liable/ accountable to, be entitled to, have the option of, be at liberty to, be free to, be able to等经常用来表示权利、责任和义务的动词短语, 以及 be + predicative adjective 的动词短语, 这些短语前面的“shall”一般不可把它译成“须”、“应当”、“应”等。例21至例25均带有类似短语, 在中译本有关动词前面加上“须”或“应”, 不但有迭床架屋之嫌, 而且也不符合汉语表达习惯: 如果在“仲裁处具备本条例或任何其他条例授予仲裁处的司法管辖权及权力”(例23)及“卖方有权选择把合约规定的买方账上的货物转售或随时推迟付运和(或)撤销任何订单”(例24)两句中的“具备”和“有权选择”之前分别加上“须”或“应”或“应当”, 不但句子显得累赘, 而且无形之中特别加重了这两个句子的语气。这在否定句中尤其如此: 如果在例25和例26的“不负任何责任”及“无权”前加上“须”, 则会使译文不堪阅读。如变成标准的法律否定句, 即用“不得”去否定的句子——“不得负责任”或“不得有权”, 则译文更符合汉语的习惯用法。另外, 从例21、例22和例25中可以看出, 凡主句句型为“be + predicative adjective”, be之前出现的“shall”一般都可以不译。例如, 英文销售合约中有关仲裁部分, 往往会有这一类条款: “The decision of the arbitrator shall be final.”译成中文时为: “仲裁员的裁定为终局的决定”, 而不应译成“仲裁员的裁定应当(或须)是终局的决定”。

最后, 从例27第一分句中可以看出, 凡在约束合约所有有关方的条文中(“由卖主和买主共同负责支付”), “shall”的对应译文——“须”或“应”, 可以省去不译且不影响文意, 因为如无特殊指示或约定, 合约的规定总是要求签约双方共同遵守的; 如有处罚则双方各打五十大板。但如果该条款只针对其中一方、只对一方有约束力, 则译文中一般不能省略强制性助动词“须”。如例27中的第二分句“买主还须负责支付”中的“须”字不能省; 一旦省去, 合约中文文本中该条文对买主的约束力就会明显减弱, 甚至被误解或曲解, 而

在对所有有关方均有约束力的条文中, 省去这类带强制性的助动词, 无论如何文意是不会被误解或曲解的。

六、结语

很显然, 在翻译上值得探讨的法律英语中的主要情态动词是“shall”。“Must”和“may”在本文中只是一个供作比较的情态动词, 在普通英文中的用法和译法与在法律英文中没有太大差异。而“shall”则不然。它在普通英文中较少使用, 在法律条文中用得极广, 这是构成法律英语主要特征的关键字。在法律语言中, “shall”与第三及第二人称连用时是情态动词, 表示“命令、义务、职责、权利、特权、许诺”等, 其作用相当于“must”、“be required to”、“be to (do)”、“have to”。检验“shall”在法律条文中是否用得恰当, 可简单地用“must”去替代: 如果可被替代, 则属于情态动词, 是法律上的用法。

虽然“shall”在语用上相当于这四个词或短语, 但在实际应用中, 其中“must”、“be required to”、“have to”的语气和强制作用比“shall”更为强烈。专门从事法律翻译的资深专家似乎在重要法律的翻译实践中逐渐达成共识, 并正在约定俗成一条规矩: 即让“must”以及“be required to”与汉语中的“必须”对等(“have to”基本上不在书面的法律英语中使用); 让“shall”与“须”、“应”、“应当”对等。虽然在法律条文中“shall”的现有译法十分多样, 但本文的分析已排除几种不恰当的译法, 其中包括“将”、“可”、“要”以及“必须”等。

在将带有“shall”的英文法律条文翻译成中文时, 在何种情况下应译成“须”, 在何种情况下则译成“应”, 没有明显的规律可循。这一点可根据译者对原文的语感来决定: 强制性较强, 将“shall”译成“须”, 相对较弱者则译成“应”。如果主要读者群是中国内地有关人士, 则译成较为正式的“应当”更为妥当, 因为中国内地法律的用词正式程度较高; 但在一般合约条款中、权威性较低的地方性法规、规章中, “应”、“须”仍然用得最为频繁。就英译中而言, 凡主句出现“shall”的地方, 如属实施对象比较笼统的法律(即对所有公民实施的大众法律)和所有有关方都必须履行的合同条款, 则可以“不译”。另外, 当“shall”与本身就能表示权力、权利、义务、责任或能力的英文短语如“have the right to”、“be obliged to”、“be responsible for”、“be able to”以及“be + predicative”等类似句式连用时, 通常可以免去不译, 即在翻译中将原句子当做一般现在式的句子处理。

“Shall”在法律英文中常被滥用: 本来该用“may”而用了“shall”的情况很常见, 所以中文译本中常有“shall”被译成“可”的现象。对于这种译法, 译者只要用“may”试代一下原文的“shall”, 便可看出译文中的“可”是否妥当; 只要原文是一种许可或选择而不是强制要求, 则原文“shall”属于使用不当。在此情

况下,译者则不能用“须”或“应”或“应当”去翻译,而应当先“正本清源”,然后再酌情处理。

还值得指出的是,鉴于“shall”在法律文体中用法混乱,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的法律和语言教学专家建议用“must”替代“shall”以明确表示法律条文的强制性。十多年前,澳洲悉尼大学英语系 Robert Eagleson 教授和职业律师 Michele Asprey 女士曾在《澳洲法律杂志》上对当时法律文献中“shall”的用法提出了质疑,认为“shall”在日常英语中已不再使用,“must”是表达法律义务和职责的标准情态动词,也是该词最普通的用途。他们认为在法律文书中应该让“must”取代“shall”,以明确表示法律或合同条文中规定的义务或职责。^①在英国本土,这方面的法律语言改革更取得了重大进展:在近期颁布的法律中几乎见不到“shall”,在所有强制性的条文中,几乎一律用“must”表达强制概念^②。这一趋势应该引起法律文书的写作和翻译人员的重视。不过,这一趋势目前还只反映在英国国会最近十余年通过的对广大民众实施的法案文本中。绝大多数从事法律写作的律师,基本上还是我行我素:在合约文本中“shall”仍然俯拾皆是,其流行程度远远超过“must”,所以,准确把握“shall”的用法或译法,对从事法律以及各类实务翻译的人员仍然十分有必要。

这里提到的法律语言大众化、平民化的改革呼声在英美及英联邦国家或地区其实由来已久,不少国家还通过了法律语言改革的法案。的确,能让广大民众读懂各类法律文书,是一件利国利民的事。广大民众可以更加知法守法如果涉及日常经济活动中的履约问题,民众也可以因为真正读懂了合约条款、获知违约的严重后果而更加守约。但法律语言的改革不是一件可以通过行政命令或立法手段在短期内予以解决的事情。因为语言的使用还得遵守约定俗成的规矩,应该跟从“大众”的潮流。而法律语言的主要制造者和使用者仍然是律师和少数原本律师出身的法官和法律草拟专家。因此这个“大众”还是那些从事法律事务工作的专业人士,而不是广大民众。他们已经习惯的语言很难因为有人提倡改革就会轻易发生变化。所以,就“shall”以及有关的情态动词用法而言,我们还是应该遵从该行业当前的用词惯例。在该类情态动词的英汉翻译中,我们也应该遵照业界已经确立的相应规矩,排除一些业余译者随心所欲的“乱译”,从而使法律文本的翻译具有规范性。

注 释

- ① 目前只见到陈忠诚和孙喜民两位先生非常简短的论述。陈忠诚文章见“法律汉译英中 shall 与 should 以及 will”,《法窗译话》,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2年,32—36页;孙喜民文章见“浅谈 shall 在法律、合同文件中的译法”,《中国翻译》,1995,第4期,57—58页。
- ② 中文版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1;英文版见“The Basic Law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 & C Offset Printing Co., Ltd., 1989, 第九十条。

- ③ 中文版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82;英文版见“The Constitu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oreign Language Press, Beijing, 1983, 第一百零一条。
-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文版见《公民常用法律手册》,北京:法律出版社,1993;英文版见“The Criminal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Governing Foreign-Related Matter, by China Legal System Publishing House, 第二十六条。
- ⑤ Hong Kong Laws: Minor Employment Claims Adjudication Board Ordinance, Chapter 453, authenticated on January 6, 1995, the Government Printer, P.6.
- ⑥ 同注2. 第二十五条。
- ⑦ 同注2. 第四十七条。
- ⑧ 同注2. 第九十九条。
- ⑨ 同注2, 第七十四条。所谓双重强调是指 shall 与 have to 或 require 连用的句子,这种句子中实际上等于含有两个“必须”的意思,故称之为双重强调式。
- ⑩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Governing Foreign-related Matters*, Beijing: China Legal System Publishing House, 1991—1992, P.203 & P.566—567.
- ⑪ 同注3, 第五条, 该英文译文为新版本(参见<http://english.peopledaily.com.cn/constitution/constitution.htm>), 旧版本的最后一句的译文是“All acts in viol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and the law must be looked into.” 新版本的选词比旧版本更加正式,力求避免使用一词多义、概念不够专一的动词短语。
- ⑫ 同注3, 第五十三条。
- ⑬ 同注2, 第三十一条。
- ⑭ 同注2, 第一百六十条。
- ⑮ 同注11, 204页及568页。
- ⑯ 同注2, 第二十五条。
- ⑰ 同注2, 第二十九条。
- ⑱ Hong Kong Laws: Minor Employment Claims Adjudication Board Ordinance, Chapter 453, authenticated on January 6, 1995, the Government Printer, P.6.
- ⑲ 参见 Robert Eagleson 和 Michele Asprey 在1989年2月号《澳洲法律杂志》上的文章。
- ⑳ 参见 Constitutional Reform Act 20052, www.opsi.gov.uk/ACTS/acts2005/20050004.htm.

参 考 文 献

- [1] 薛华业编. 通用英文合约译解[M]. 香港: 万里书店有限公司出版, 1989.
- [2] 孙喜民. 浅谈 shall 在法律、合同文件中的译法[J]. 中国翻译, 1995(4).
- [3] 宋雷主编. 国际经济贸易法律文书格式(中英文对照)[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1979.
- [4] 李克兴. 论法律翻译的基本原则[J]. *Translation Quarterly*, Hong Kong: The Hong Kong Translation Society, Nos., 3&4, 1997.
- [5] Fowler H. W. *Modern English Usage* [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 [6] Fung, S. and Watson-Brown, A. *The Template: A Guide for the Analysis of Complex Legislation* [M]. Institute of Advanced Legal Studies, London: University, 1994.

[作者简介] 李克兴博士, 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
[作者电子信箱] ctkli@polyu.edu.hk

English Metaphors: Their Classification, Comprehension and Translation

by *Tan Weiguo*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P. 42

Abstract: Metaphor is a figure of speech capable of producing impressive effects. It also contributes vitally to man's cognition of the world and himself.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mprehension and translation of English metaphors. Following a brief review of the current scholarly assumptions about and perspectives on this trope, it systematically classifies English metaphors into four types, i.e. the definite, the semi-implicit, the implicit and the complex. The paper then argues that a good mastery of English metaphor is dependent on a complete grasp of its definition, its categories and its three constitutive elements; that a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English metaphor and a careful choice of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re the prerequisite for its adequate translation; and that literal translation should be the default approach, using other translation methods only when necessary, and with careful choice.

Key words: English metaphor; classification; comprehension; translation; the abstract similar point; literal translation; liberal translation

Transfer of the Vehicle's Image in C-E Metaphor Translation

by *Liu Fagong*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China) P. 47

Abstract: Whether the image carried by the vehicle can be properly transferred holds the key to successful C-E translation of metaphor. Traditional approach to C-E metaphor translation focuses on understanding a Chinese metaphor and then finding its connotative equivalent in English, but does not provide the standards for judging whether there is a fit between the two or whether the cultural image has been properly transferred. Modern cognitive conception of metaphor offers a more promising way of dealing with the problem. Within its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is paper proposes two criteria for evaluating image transfer in metaphor translation: (1) consistency of the mapping image in the target text's and the source text's vehicle domain; and (2) identity of the "common recognition" achieved through the vehicle in the translation and that achieved in the original.

Key words: metaphor translation; vehicle; image; transfer

Functions of Modal Verbs in Legal Documents and Their Translation

by *Li Kexing*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Hong Kong) P. 54

Abstract: Being able to use modal verbs skillfully and correctly attests to the linguistic expertise not only of a legal writer, but of a C-E legal translator as well. This paper looks into the functions of "must", "may" and especially "shall", the three modal verbs most frequently used in legal documents, and examines the various ways to have them translated into target language. Drawing amply from authoritative bilingual sources for illustration, the author identifies and analyzes existing conventions for handling modal verbs in legal translation and suggests that additional guidelines or rules be adopted to this end.

Key words: modal verb; legalese; "lawyerism"

Lü Yuan's Chinese Rendition of Faust:

A Classic Translation with a Heightened Sense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by *Gui Qingyang* (China Institute of Metrology) P. 67

Abstract: Lü Yuan's Chinese rendition of Goethe's *Faust* shows an unusual sensitivity to translation as an act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First, it takes into serious consideratio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languages concerned and the rules for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s well. In his effort to transfer the aesthetic impact of the original to the translation, Lü has boldly substituted prose for verse, retaining only a small part of the source text's rhyming scheme. Secondly, great emphasis is placed on the overall effect of the works. And finally, Lü employs devices such as colloquialisms and a more intimate style in order to make *Faust* in all its profundity more accessible to young readers in China. Contributing to the success of Lü Yuan's translation are also his commitment to the principle of adaptation and the fact that he himself was not just a translator, but a poet and a writer.

Key words: Faust; Lü Yuan; translatio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